

在大洋彼岸

莫列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在大洋彼岸

莫列夫著 臧守珩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 791 文學 184

在大洋彼岸

著 者 (苏联) 莫 列 夫
譯 者 臧 守 珩

青年·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4 7/8 字數 93,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5) 四角三分

印數 1—1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號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記者莫列夫關於美國的一本見聞錄，其中多半是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間作者在美國根據直接觀察所寫下的隨筆。全書用鮮明的對比手法，揭發了美國億萬富翁的貪婪、無恥、荒淫和勞動人民貧困、痛苦的生活；書中還通過許多真實的事例，暴露出美國政治的黑暗和文化的腐朽；最後，對美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進步力量也作了動人的描述。

Вл. МОРЕВ

ЗА ОКЕАНО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原出版者的話

本書發表的隨筆，是一位苏联記者根據自己的直接觀察寫成的。這裏有大部分是目擊者在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旅美期間的感想，作者在書中所談到的一切，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說，是可作為特徵及典型的。

目 次

一 美國的大門	1
途中	1
有摩天大樓和破陋貧民窟的城市	10
華爾街	20
二 人的價值	31
“你的孩子，我管不着，你可以殺死他們”	31
多米尼克·阿泰奧之死	37
傳送帶的奴隸	43
在賓夕法尼亞的會晤	48
三 壟斷組織的政治“機器”	64
大老闆和小“執行者”	64
“會議大廳”中的形形色色	68
為什麼有半數美國人不參加選舉	81
“裝甲拳頭”	85
貪污者和侵吞公款者	91
托辣斯化了的罪惡行為	93
四 美國文化的腐敗	104
“十万万個小時的精神花費在謀殺上”	104
賽璐珞毒	108
百老匯的“天使們”	115
機械的“快樂”島	120

五 進步的美國	125
“不朽的人們”	125
同一位作家的談話	131
拜訪霍華德·法斯特	135
勇士們的進軍	140

一 美國的大門

途 中

我們是在九月間橫渡大洋的。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輪船駛出了波蘭的格定雅港，再轉一個彎，就要向英國海岸航去了。我們站在船舷旁，目送這個房屋整齊綠樹成蔭的小城中的街道。

兩天以前，我們還在祖國的莫斯科的大街上漫步。秋天的天氣是溫和的，早晨平靜涼爽，白天的陽光溫暖明朗。金黃色的葉子從樹上慢慢地飄落在林蔭路的小徑上。沒想到，我生活中一切都要變了。必須到美國去。將要和朋友們、和心愛的工作離開好幾個月，也可能是好幾年。將要生活在遠離祖國的不習慣的新環境裏。

……薄暮的時候，輪船駛出了連接英國掃桑波敦港和英吉利海峽的狹窄的海道。第二天早晨，我們已到了大西洋。在船尾那邊昇起了太陽，它在水平綫到輪船推進器激起的白浪之間照出了一條閃耀的大路。接着太陽向南移動，照耀着平靜的洋面，照耀着漆成白色及淺檸檬色的甲板上的結構。

發出低微嘩嘩聲的海浪從船舷兩旁往後退去，馬上散成白花邊似的浪花。海面上風平浪靜。可以看到洋面的色彩怎樣逐漸變幻。在陡峭的白堊色的英國海岸邊，洋面是鮮綠色的，簡直和綠寶石的顏色一樣。離英國海岸遠一些的洋面上，

海水開始發暗——變成深藍色，然後變成鐵青色。那些莖子發白，葉子綠中帶黃的浮生水藻，在水中有節奏地搖搖擺擺。

大洋上一望無際。在我們八天的旅途中，只有一次在洋面上看到一隻船身很高的定期班輪慢吞吞地迎面駛來，還看到過兩三隻裝載得很重的油船，在平靜的浪濤裏駛過去。

伸展在船後的多泡沫的大洋上，時常有海豚從海水中躍出。有一次，水裏還鑽出來好幾條像黑帶子似的大鯨魚。這些鯨魚噴出了一股很高的海水，慢慢地潛入水裏，過了幾分鐘，又浮現出來。一會兒，鯨魚不見了，四周又是一片廣闊平靜的洋面。

輪船上乘客很多。美國有錢人到歐洲去消遣旅行的季節已經結束，那些頭等艙裏塞滿了皮箱的有錢旅客們，有的擠在輪船的大廳和酒吧間，有的呆在上層甲板舒適的特等艙裏。這些旅客都意氣洋洋。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曾經在西歐一些漸漸貧窮的國家裏賤價收買了名貴的畫、花邊、雕花玻璃器、古代的銀器。

但是，對花邊和雕花玻璃器感興趣的，主要是上了年紀的美國家庭主婦。投機商人最注意的却是工廠和礦山以及怎樣出售美國商品賺錢。美國投機商人帶着在戰時裝滿的錢囊跑遍西歐，重新去尋找獲利發財的機會。

乘客們每天至少到餐廳去四次，不慌不忙地大吃其豐富的美味食品，然後慢慢地回到上層甲板。他們戴上綠色遮陽鏡曬太陽，靜等下一次進餐的悅耳信號。

在午餐前的一小時內，寬敞的酒吧間裏就擠滿了人。這

裏是宣佈每日賭賽結果的地方。誰最準確地猜到了輪船在晝夜間所駛過的航程，誰就贏。賭注不很大，能够贏到的錢也有限：一般是五塊、十塊美金，很少有廿塊美金的。但應該看一看，那個贏錢的走運人，臉上是多麼得意洋洋啊！

晚上，在中央大廳裏，捲起了地毯，露出了擦得很乾淨的漆布地板。舞會開始了。爵士音樂的聲音，又像哭泣，又像貓叫，又像哼鼻音，人們一對一對癱攣地跳起舞來。星期六和星期日，就在這個大廳裏做禮拜。神甫登上每晚傳出爵士樂的樂台。傳道或悲哀的聖詩朗誦便開始了。紳士們由於胃口失調忍不住打呃。他們回憶着昨天的酒宴，並不去听傳道者的說教，只是跟自己的娘兒們擠眉弄眼，娘兒們報以無精打采的微笑。

輪船上的人形形色色，有的聚在餐廳裏，有的成羣地坐在头等客艙裏，有的在上層甲板散步，有的打撲克牌，有的喝雞尾酒，有的欣賞清澈的海水。其中還有忍痛破費自己的部分收入、到歐洲去旅一次行的中等富商。隨行的有身材高大、很有點男人氣派的妻子。她們斷斷續續地跟丈夫談話，好像是在艦橋上發號施令，當她們提高嗓門說話的時候，這些富商們就窘得話也說不出來。他們對吃飯毫不放鬆，一道菜也不放過，在餐桌邊坐了很久，如果飯後的食品是水果，太太們就往自己的大手提包裏塞幾隻梨或橘子。

氣派稍為大一些的商人自成一派，不與“小腳色”為伍。他們用過了餐或者躲在酒吧間裏或者躲到中央大廳裏坐下來打撲克。他們不輕易說話，看談話對方的富有程度而變換自

己的口吻。他們的聲調有時清晰可聞，有時斷續含糊。

大商人的妻子穿戴之豪華令人難解，紐約第五路就以這種奢華出名。她們打扮得妖艷刺目：眼睛底下塗成藍紫色，不自然的眼睫毛往上翹着，狹長的指甲塗着牛血色的蔻丹，讓不習慣的人看到能吓一跳。

有一次，我們正在甲板上和一位去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波蘭記者坐着聊天，有一個大腹便便的大商人向我們走來。他是美國某大石油公司的代表，與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某國簽訂了有利可圖的合同回美國去。

這個做石油生意的人喝得有些醉了，他和我們沒有談上幾分鐘，就介紹起他們的計劃和看法來了。

“不，我們現在決不離開歐洲……爲什麼呢？第一，在戰時，我們美國的生產機構大大地擴充了。現在必須給它訂貨。不然一兩年之後，我們國內市場上將會商品充斥，那時怎麼辦呢？危機？……那可不成。我們經不起新的危機。第二，‘戰利品應屬於勝利者’，我們美國既然打過仗，所以我們也應該有和歐洲做生意的優先權。”

我的一個旅伴提醒這個有酒意的“戰利品”迷，最好讓歐洲人民自己去決定，他們願意跟誰做生意和怎樣做生意。

“不，”做石油生意的人堅決說，“這我們不同意。戰爭好比賭博。贏的人就一把攬。那好囉，誰輸了的話，誰就應該傾其所有。”

在我們的板櫓四周聚着一羣旅客，他們是被這個大商人

的聳人听闻的高談闊論所吸引來的。

“但是如果歐洲不許可你們在那裏主宰一切呢？”波蘭記者問他。

“那……這是我們外交官的事。我們給他們美元，他們的責任是保證在我們所到的地方有我們需要的政治氣氛。”

此時，這個直言不諱的大商人的妻子走來，拉着他到大廳去了。

在接近美國海岸的時候，輪船又駛進了風平浪靜的洋面。不管往哪裏看去，都是一平如鏡的洋面。快到中午的時候降了霧。柴油發動機的响声低沉下來了，船開慢了，駕駛台上透明罩裏的雷達^①轉動了開動了。傍晚時通知說，雷達“發現”對面開來一隻船，並且已離得很近了。真的，不久就從左舷傳來了貨船低沉的聲音。隨後這種聲音听不見了，我們的輪船在大霧瀰漫的平靜的洋面上小心翼翼地繼續前進。

上層甲板上很安靜，朦朦朧朧。我們坐在被濃霧弄濕的橈子上，竭力探視着司令塔的輪廓，它時而從霧中出現，時而又被白茫茫的濃霧遮住。有一個三等艙的旅客在我們身邊並排坐下了。原來是紐約北部勃朗克斯的霍爾曼太太。我們剛上船就認識她了。這個頭髮白得過早的女人，丈夫是平凡的銀行行員，大戰結束以後不久就去世了。現在她扶養着一個九歲的姑娘，收支勉強可以平衡。她的大兒子在斯開內克塔提“通用電氣公司”工作，給她的幫助不大。二兒子已在一九

① 雷達——無線電測位裝置。能在遠處或能見度不好的條件下發現並確定飛機、輪船或其他目標的所在。

四四年在法國西部陣亡。埋葬他的那個小城的居民募集了一小筆錢，寄給某一位在解放法國的戰鬥中犧牲的美國兵的父母作旅費。結果選定了霍爾曼太太。她在兒子的墓地度過了一個星期。她低聲跟我們講述了那幾天的情景之後又說：

“馬爾溫這個孩子根本就不是好打仗的，書倒看得很多，目力老早就壞了。因此，他很久都沒有被召入伍。一九四三年年底，他上前線的時候，要求給他烤點喜吃的核桃蛋糕，他臨別說：‘媽媽，我不是很勇敢的小伙子，但是，和希特勒強盜去作戰，是應該的，要不然的話，全世界將成為血腥的地獄，戰爭就會停止。不必擔心，我不會給您丟臉的。’

他時常寫信回家，談前線生活困難的情形，談他起初不願意射擊。但是當他們那營人解放了第一個法國鄉村，士兵們和居民們談了話，他們親眼看到希特勒強盜的暴行之後，馬爾溫才明白，必須消滅法西斯分子。”

“您們想看看他的最後一封信嗎？”霍爾曼太太不好意思地紅着臉問，因為在她面前的是些外國人，可以說是她所不認識的人。

她遞過來一張揉皺了的，但保藏得很小心的信紙，信上的字跡很潦草，也不整齊，留着水跡，也可能是母親的淚痕。

“……我們排裏的人都說，這是最後一次戰爭了，我們決不容許新的戰爭。這次戰爭，我們要不是感到總還有必要，我們是決不來參加的。德寇已將法國人侮辱到了極點。據說我們的報紙已經開始攻擊俄國了。讓這些報紙見鬼去吧！假如他們夢想我們會打俄國人，使戰爭延長的話，那才笑話呢。我

要找時間給‘紐約時報’寫封信，叫大家都知道知道，美國士兵只有當戰爭爲自己而不是爲股票經紀人所需要的時候才去作戰。”

霍爾曼太太用小手帕擦了擦眼睛。

“很对不起，但是我很想跟你們俄國人談話，把這封信給你們看。我知道俄國的母親們比我还难受。敵人踐踏了你們的國土。我還有一兒一女，可是我在報紙上却讀到，德國法西斯分子竟在你們國內把整家整家的人殺死。請你們轉告俄國的母親們，我們美國的普通婦女向她們表示最深厚的敬意，我們不允許任何人來離間我們。”

後來，霍爾曼太太沉默了，親切地告辭後走了。

航程已告結束，我們在輪船甲板上和大廳裏再也沒有遇見霍爾曼太太。直到我們抵達紐約，在柏油地而的大碼頭房裏，才重新看到她。在她旁邊站着一個面孔嚴肅，瘦高個子，穿皮工作上衣的青年，還有一個九歲光景的姑娘，喋喋不休地向母親說着什麼。霍爾曼太太向我們親熱地揮手。

駛近紐約的時候已是夜裏。輪船沿着海岸緩緩行駛，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到一串串黃珠子般的沿岸的灯火。

突然發出了刺耳的汽笛聲，探照燈刺眼的強光掠過海面。燈光射到輪船的鐵舷，船上很寬的昇降口打開了。輪船猛然降低了速度。有一艘狹長的尖頭快艇深陷在海浪裏向輪船開來。當它與輪船靠攏的時候，就有幾個戴寬邊帽子，提小手提包的人跳到了大開的昇降口。使人目眩的探照燈熄滅了，小快

艇消失到黑暗裏。

幾分鐘之後，有四個身穿便服，但警察氣十足的人从上層甲板照得很亮的走廊裏走過。他們用犀利的眼光看着迎面碰見的搭客，走進一間辦公室仔細研究乘客的名單。輪船加快速度，沿着在水平綫上閃耀着的一串黃色灯火繼續前進。斯坦敦島——“大紐約”的一個區——出現了。輪船掉了頭，就在離岸不到三百公尺的地方拋了錨。

天很快就亮了。從曦微的灰色晨光中現出了房子門窗的輪廓，這些房子沒有任何建築上的裝璜品，這種簡陋的建築物活像兒童們用積木堆成的。在密密層層的龐大的混凝土建築物和昏暗的磚牆中間，看不到一塊草綠色的地方，——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使我們多日來看單調的海景看得厭煩不堪的眼睛舒坦一下。在遠處閃爍着電燈廣告的閃光和火蛇似的霓虹燈。

城市醒來了。滿載貨物的大卡車從狹窄的街道中爬出來。不知從哪裏歇斯里地發出了一聲汽笛聲，有幾艘圓頭低舷的拖船就用刺耳的尖叫声來響應。有幾艘吃水很深的貨船，船舷高出水面的空油船和陰森森的、漆成深灰色的軍用快艇從我們輪船旁駛過。

起錨了，輪船緩慢地往哈得孫河口駛去。在灰濛濛的朝霧中，有一座穿着褶襞很深的灰色法衣的女人石像，張着瞎眼，在左舷掠過。這就是“自由”女神的雕像。插着很多刺的大箍環，重重地壓得她的頭也抬不起來。

在前面，透過秋天青灰色的朝霧，清楚地現出高聳的方形

的摩天樓。我們前面就是美國的大門——紐約。

輪船愈來愈慢地緊靠着岸前進。摩天樓已看不見了——視線被高大的沿岸建築的石造倉庫遮住了。輪船沿着碼頭過去，在碼頭後面，綿亙着笨重的鋼構桁的架空汽車路。有幾艘拖船曳着輪船行進，短促的汽笛聲互相呼應。又過了半小時——龐大的輪船被纜繩繫上了很長的沒有窗子的兩層樓的碼頭。步行橋放到碼頭很寬的能拉開的門裏，於是沉默的、瘦高的美國搬運工人登上了甲板。

最先上岸的是頭等艙的旅客。

我們排了兩個鐘頭的隊，才走近一張小桌子，桌後坐着一個人，寬寬的下巴，不斷地咀嚼着口香糖。他把我們的蘇聯護照審查了很久，一頁一頁地反覆瞧了好幾遍，然後才開始提出一些問題。其實，這些問題的答案早已在擺在他面前的旅客登記表上寫得一清二楚的了。這個穿着便服的警官听完答話，又反覆瞧了一下護照，他大概終於相信護照上的印章和簽証都是真的。他不高興地往護照上蓋了戳，並給了我們一個紙條——海關檢查票。

我們在柏油鋪地、鐵板蓋頂的寬闊的碼頭上，在皮箱堆裏又等了一小時。在我們周圍，可以聽到那些來迎接親友的美國人的歡呼聲，還有幾十個藍上衣塞在褲腰裏的警察站在那裏。終於有一個海關稽查走到我們身邊來了。他在皮箱中翻了半天，狐疑地查看“沙尼特”牌牙膏，翻閱着法捷耶夫著的“青年近衛軍”，拿着書脊在打開的皮箱上抖抖，再三問我們有沒有帶金子和鑽石。一直到稽查認為我們的確沒有帶金子和

鑽石，才蓋上我們的皮箱，貼上驗訖証。我們順着陡峭的滿是灰塵的鐵梯子下去，踏上了美國。

我們步行了五分鐘，走到一輛樸素的“道奇”車旁。紐約的蘇僑同志們就是坐着這輛車來接我們的。

有摩天大樓和破陋貧民窟的城市

我們在狹窄的、不通風的街道上行駛，到處都是衝入鼻子的汽油臭味。汽車走得很慢，時時要在無數的紅綠信號燈前停下來。

汽車在我們定好房間的十五層樓的“紐約人飯店”停住，飯店的銅門擦得發亮。一個守門人毫不怠慢地推門出來。這人身穿深紫色的金邊僕人服，制服領章上鑲飾着飯店名稱的大號銅質字母。但是，守門人一看見我們的“道奇”車，就放慢腳步，用穩重的步子走近汽車。他打了一個手勢，從飯店裏閃出一個茶房，他的年歲已經不小，兩頰深陷，胸部平直，穿的制服與守門人一樣，但要粗糙一些。他從後車箱內提出皮箱，匆忙地消失在大門內。我們好不容易才趕上他，向旅客登記處走去。

原來，在這家根本不很高級的飯店裏，一間頂簡單的房間的租金，要花掉我們優厚工資的很大一部分。我們想換一間比較普通的。但是有人告訴我們說，在紐約是不可能找到花錢不多，又比較像樣的住處的。我們只好勉強同意租下這間貴得要命的房間。

在這間面積約十四平方公尺的房間裏，放着一張大床，一